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練兵雜紀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錄監生臣陳裕昆

欽定四庫全書

練兵雜紀卷一

儲練通論

明 戚繼光 撰

為議儲將材事案照先准巡撫都御史劉手本前事  
為照國家傍塞建都聖謨深遠顧自嘉靖庚戌而後敵  
騎侵軼殆無虛歲在九邊皆然而薊鎮為甚夫天下危  
注意將今固其時矣第世曹之子率狃於紈袴之習無

復鷺鷹虎之氣又或拔自隸卒行伍之間足堪一劍之任而韜鈴不諳終非全材今國制三年一開科以弓馬策論別殿最定去留選士亦既精矣而養士之法則未備屢奉明詔令中外臣工得舉所知將材各以名聞又令廢閒將官類得甄錄用將亦既廣矣而儲將之典則未講夫不蓄於平時期取用於一旦則無惑乎臨時多乏才之嘆近該本院調取所屬遵化等衛應襲舍人親臨演武場聊一試之得年力精健騎射閑習者三百

餘人竊欲將此輩羣之武庠擇立師長授以武經總要  
孫吳兵法六壬百將等書俾各習讀講解其義仍於騎  
射之外如矛盾戈鋌鉤弩礮石火攻車戰之法各隨所  
長分門析類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間一試之或令之赴  
邊使習知山川之勢番夷之情或暫隨在營使熟識旌  
麾金鼓之節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復教之如此  
數年之後必有真材但事在謀始規條未定一切教養  
之方供贍之禮合行會議以便題請為此除行薊州永

平密雲昌平霸州各兵備道會同計議要見各衛所應襲舍人應否選入密雲遵化等處武學作養應以何項衙門總為提督何項官員立為師長應習何書應學何藝作何考校作何優養應否比照儒生別為三舍之等應否一體議與膳糧優免供給之例亦要量定名額以防濫觴斟酌情禮求可為經中間未盡事宜悉聽一一計議停當通呈軍門及本院以憑議題施行外為此合用手本前去煩為查照前項事宜一體會議施行等因

到府看得所議此本院作人儲材為國為民甚盛舉也  
但今可教之材未乏而得師為難歷觀古之能兵者必  
有鬼谷子之師而後有孫龐之劍術必有韓擒虎之勇  
而後有李靖之兵法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目今堪為  
教將之師者果其誰歟必不得已姑開學館則實心真  
志教習文行者為養蒙師兼而取之俟其應讀諸書稍  
能讀誦考其文行果可實用卽多選熟知各色武藝之  
人不拘行伍遊方之輩廝役種色人目或為藝師或為

藝友每學數人日夕教演大約不過三年則諸藝俱通  
然後付各實用營中習教陣法操法俟其習有成效然  
後總調一處考校之果為精通又再付各有事地方將  
領隨營出征習臨敵真戰真法俟效而量才擢用其羣  
習一節雖吾夫子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為今之計  
先選年力資幹相應者每道為一會俱附各道常住地  
方學宮之內列於儒生之後總聽學官提調另擇合格  
師長老成生儒曾厯邊方及遊將門者尤善有號房則

於號房無號房則別求館舍以教之俟一年之終則分立三等以後每一季一考以所進等差為賞罰每季月放假一次以恤其情每名量給客費俟其考中一等者照依生員另給廩糧一石而客費與衆同者仍不廢焉若因調習不便聽其隨在隸籍讀習此不過虛應故事而已必不能有成何也彼分散諸庠孤陋寡聞一也不能使得許多合格之師二也督責未專三也至於提調一節歲必總之於撫院每年約日將撫屬地方各道所

屬教養官生盡數調赴遵化會同總兵官羣而校之以  
行賞罰在各道則月季而章程之儲之之方如此其密  
則習之之效當捷於影響矣管窺之見如此深愧無能  
少助一時之盛舉有孤下詢之美意也別撰儲練七段  
為此合用手本前去巡撫右僉都御史劉處煩請裁酌  
施行

儲將

戚子曰將之於兵殆人身之有心乎心附於胸而運虛

靈之理酬酢萬變殆將附於法而本虛靈之運指揮三  
軍者也心蔽於物將蔽於心一而已矣或者曰為兵之  
將者材官也藝士也藝而材將職理矣使貪使詐使愚  
皆可也子專以心言毋涉經生迂談乎戚子曰誠若是  
則文武為二矣夫人無二身則文武無二道材藝之美  
必有不二之心庶成其材苟有人焉以不二之心發於  
事業晝夜在公即有一尺之材必盡一尺之用至於多  
才之徒或巧為身謀或明習禍福用之自私雖良平之

智孔明之術我何所賴故曰有將材而無將心具將也  
無將心斯無將德無將德而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驕  
將有逆臣有矜怠之行有盈滿之禍有怏怏之色不能  
立功全名衛國保家為始終完器矣孔子曰可以託六  
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夫以託  
孤寄命必曰君子孰謂付之以疆場之責授之以太阿  
之柄而詐也愚也貪也可使之乎其在今日也所以不  
得已而用才不得已而用匹夫之勇不得已而使貪使

詐使愚蓋由養之者乏素取之者失宜習之壞者久且  
痼不得已而求其下焉幾何而得良將哉恭惟太祖高  
皇帝起兵濠梁統一函夏北極沙漠南窮瀚海無不賓  
服內而禁旅團營外而九邊海寓與武弁襲授諸政悉  
屬司馬視文職之掌于冢宰事體相等凡此皆所以蓄  
養武弁為求將設如張大晉於深淵冀無遺鱗而後已  
祖宗設立武科法制至今益備漸埒文場雖草莽九流  
咸許在試凡此皆所以搜求材技為求將設如布大羅

於深林冀無遺羽而後已為武弁者豢養幾二百餘年而武弁不足以得將為科目者幾歷七十餘科而科目不足以得將中間寥寥有聞足為邊鄙輸力稱名偉者不過數人多出甄拔未聞咸由豢養科目之徒僅有是人焉方且恃廉傲物伐功上人求其始終無二心明義欲之辨純忠勁節無周公不足之觀者誠未見其人焉戚子嘗求其故矣嗚呼用非所養養非其用教之異其施施之者不繇於所教日撻而求其楚不可得耳今之

練將者如何戚子曰無分於武弁也無分於草萊也無分於生儒也遴其有志於武者羣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已捍其外誘明其忠義足以塞於天地之間而聲色貨利足為人害者必正其心術其所先讀則孝經忠經語孟白文武經七書白文次第記誦其所先講則孝經忠經語孟武經七書毋牽意解不專句讀每一章務要身體神會其義庸有諸身乎其理果得於心乎擬而研之研而擬之由恍惚而得由得而復恍惚俟畢即讀

百將傳將傳中諸將人品心術功業某何如而勝某何如而敗孰為奸詐孰為仁義孰為純臣孰為利夫孰為烈士孰為逆臣某如何而完名全節某如何而敗名喪家某何以非其罪某何以為罔生幸免某能守經某能應變逐節比擬以我身為彼身以今時為彼時使我處此地當此事而何如可俟其志向既定仍復如前曉以禍福利害之數成仁取義之道須心中有定主不為害撓不為禍惕無見於功無見於罪常惺惺矣然後益之

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鑑以廣其才又授之學庸大義使  
知心性之源頭源潔流清悟見鳶魚常活潑矣又如醫  
者之於醫先習藥性脉訣醫方而後進之以岐伯難經  
素問故得命乎方而不拘乎方悟於法而不泥於法於  
是為純臣之性吉士之材矣然後進之以雜習器技行  
伍之務將之於桴鼓實用之間則將材成矣

練將膽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則理明理明而後識定識定而後

利害不撓利害不撓而膽不壯者未之有也

練將藝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養將之德也養將之材也養將之  
智識也未曾養將之藝也或者曰如子所言則藝事非  
大將所急矣戚子曰不然將所以督率乎三軍也三軍  
之藝有正法有花法山林險阻以數人而與數人戰一  
藝也平原曠野以萬人而與萬人敵一藝也是故藝一  
也而不同者用也山林險阻敵寡我衆則人人得盡所

藝之巧進退轉側各從其便惟預示明諭使吾後行悉知其說弗因前行退側疑為奔却不可一齊動脚則庶幾矣若數萬人之敵勢如蜂擁攢隊而前一步不可那移退跳一人用進退之法則後行傍行以為奔北遂使萬衆奪氣而走是故其用不同其習自異主將不知諸藝之習何以得知諸藝正法眼必致花法混乎其中花法入而正法昧急遽難變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況主將率三軍首鋒非藝曷以作勇非勇曷以前率是故為將

者不拘三軍各色武藝長短器具必一一習之即不能  
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餘技亦必習知其槩他如火器  
之具軍中利用而品制多門一器之用什物數種最難  
求精求備非為將者自信之真自知之熟弗能適用也  
雖一物之微弗親查較弗能適用也至於車之為用制  
之之宜馬之調習飼蓄之方皆將之事也一事不知則  
一事廢斯乏一事之濟為將者可不知藝哉當與讀習  
之工分日並講然講論既明必實將是器是藝親見而

親作之作之不止至於熟則一藝工矣復加一藝知而  
實習斯得其用藝之妙矣

正習訛

此當開導於蒙故次諸篇之中

習武者不外於孫吳是習孫吳者皆孫吳之徒也自夫  
世好之不同也試文之餘每於篇中必肆詆毀譏誚其  
師無所不至試使今日之毀師者受國家戡定之寄而  
能攘外安內如孫吳者幾人哉夫業彼之業而詆彼之  
短是無師矣以無師之心而知忠愛之道有是理乎况

夫武弁之子受娠於父母之懷已有嫡長倫次承襲其官此朝廷所以豢我命我以武者也較之生長閭閻從事俎豆而棄其本習事王伯之談得已而不已者不同也及其長也受官行伍則二百年國恩望以報之於其身非執凶器誅叛亂無以塞責責塞者榮負者法當死並其祖父之績而廢之弗錄爾將曰軍旅之母學五伯之羞稱却乃藉其豢養之貲用心逐時之末謂之人品高談於賓筵竊取於文藝佛老盜高人之名雜縉紳之

伍固亦未嘗不為之榮矣第朝廷養武夫正為今日將材之需今所學非所職所習非所用緩急之際求將於武弁而不得其人求將於草莽而不得其人疆場之事付之無可奈何是所負者惟君父而已夫此輩之於時謂之叛臣可也謂之賊臣可也加以不忠之戮其何辭哉雖然苟能執事舉而文藝兼備者謂非全器乎

練真將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而不履夫實境是猶瞽目者談五

色之絲雖離婁不足過之逮以絲付手命之曰某為某  
色則依然瞽矣況兵凶戰危場肆營陣之習固所必由  
而不可廢亦不過筌蹄之學而非忘言之境也必也無  
論南北但於用兵地方將所儲諸士輩分置行間出戰  
則置之戰陣之後於實境以試之試之既真且小委以  
嘗之嘗之無疑然後可用

分將品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能是數者純乎純矣而兼以文義

雅有德量則大將也能是數者優於技藝勵於鼓舞短於文學則偏裨也才有餘而志不足以當之勇有餘而志不足以承之皆小將也夫如是而教養之矣或既而為愚為詐為貪而皆有一長者收之幕次因其事變偶一使之優以金帛勿輕示以爵位一事竣則仍復幕次一事起則暫復任用有事則重之而足其欲無事則恕之而嚴其處此養鷹之法所以為馭將之要論而駕使偏裨無往不濟者也若曰待大將之道如何夫如是而

教養之矣功由序進德與功乎尤加慎而擇之務廉其人無欲焉無所為而為善焉功日高而心日下焉位愈隆而志益堅焉果為純臣無二心焉推誠心以致之絕疑問以重之歸其事柄假其設施言必行焉計必聽焉財穀無問夫出入總有裨於用而已矣機宜無掣其肘腕總為有成功而已矣讒間無聽總為乃心王室而已矣食之盡其材鳴之通其意務使展千里之足馳九軌之道國有良將軍行罔功未之有也

練心氣

此成材之將練兵之要故次於末

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氣發於外根原於心匪心則氣曷出故出諸心者為真氣格於物而發者為客氣練心則氣壯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心也又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心者內氣也氣者外心也故出諸心者為真氣則出於氣者為真勇矣是故走陣於場習藝於師召耳目以金鼓齊勇怯以刑名皆兵中之一事如人之五官十指

四肢皮毛各有輕重緩急之司要之少一件固非完人  
便少一件亦未害其為人亦與大命無干何也不足以  
該全體也即如三軍之政行伍號令旗鼓技藝之數少  
一件固不足以為萬全之師少一件亦未必不能為一  
戰之勝故大命所係在氣而內屬乎心心之所係則神  
明之感自然之應也故誅一人而千萬人順誅心也賞  
一人而千萬人奮賞亦心也不怒而威豈斧鉞之力哉  
不言而信豈金帛之惠哉視死如歸得其心也視敵如

儻心之同也苟不求於心而務求於氣誠以北方之兵  
驍悍勁猛氣孰尚焉往年徵役於吳一敗而不可復振  
蓋其所發為勇者乃浮氣之在外者非真氣之根於心  
也氣根於心則百敗不可挫天下莫當父子之兵矣戚  
子於督兵東南時凡諸營伍中有養氣太勇而久未用  
者不使當前行以其積氣太浮畏心漸掩不輕視其號  
令必墮賊之計中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  
之過盛亦不可用則知之者鮮矣善將者宜何如而練

其心氣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又如嬰兒啞子飲食為之通疾病為之恤患難為之共甘苦為之同彼有情焉如嬰兒不能自通乎心如啞子不能自白於口善將者不待其心之發而先為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預為之謀諄諄諭以忠君之義禍福之辨脩短之數死生之理使之習服忠義足以無忝所生其為榮也利也如何世之情事有重於死者有甚於生者人心觀感之下積戴之久感於愛則

愛君愛將而身非所愛感于義則不忍後君後將而先其所私感于禍福之辨則患難不足恐而親上之志堅感于脩短死生之數則水火存亡不足以奪其心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為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萬力而敵萬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萬生命孔曰教民七年孟曰仁者無敵執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非得心而一其氣何以致此于民哉故感通之神孟賁失其勇良平失其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民之可使

赴湯蹈火趨仁如水趨下況三軍之士佐之以不時之  
賞斧鉞之威而行吾仁義于其中為有本之治耶或謂  
常操之套果可用于臨敵否而真操賞罰精微之處亦  
在此否耶戚子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而  
後謂之操雖閒居坐睡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  
氣性活潑或逸而冗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  
意態察其動靜而搏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  
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難能操而使其氣性活

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秉畏兢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為  
操之害何則謹譁散野似性氣活潑懈苦不振似心有  
兢業為將者辨此為急知此可以語韜鈴之秘矣獵人  
養鷹犬故小道也將無所似乎且夫好生惡死恒人之  
情也為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  
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衆人悉之而輕其死以倖其生  
非果于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  
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為恩為惠所謂威罰者不獨

刑杖之威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為威為罰操之于  
場肆者不謂之操所謂筌蹄也而兵雖靜處閭閻亦謂  
之操乃真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測神乎神乎玄之又  
玄此聖賢之精微經典之英華儒者之能事豈尋常章  
句之可擬耶況諉之曰弓馬粗材武夫血氣之技烏乎  
可或曰子用兵酷嗜節制遂至成效節制工夫從何下  
手戚子曰東伍為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權重焉  
不能傳也當於經籍中採其精華師以意而不泥實事

中造其知識衡於已而通變推而進之於具武直取上  
乘孔子云我戰則克是已勿謂行伍愚卒不可感通恃  
無才之小勇倖徂詐之一中也嗚呼

正選練

此責不在將故以終篇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而率倡之機存乎上不有以轉移  
之拘夫今日之俗好將材亦不可得也故曰士修之于  
家而壞于壯行之時是也我國家南北取將好異而習  
不同最重莫西北若也其取將也頗指氣使屈體無骨

德中選矣阿諛取容伺意作止才中選矣鄉愿勢位不立名分量中選矣大言不慙自以未嘗學問為美行陽賣奮殺之口陰為夤緣之計單騎斬馘撫劒疾視為將之上選其實則單騎亦偽斬馘亦偽撫劒吾人之前而實未嘗撫劒當數萬之衆廢三千之營而供百餘之家丁鼠竊狗偷張大其說以為功伐雖大將亦由此而立躋之至于所寄取將之耳目者又皆未經事少年識見不同好尚情殊所謂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任者

也況將之用以氣氣之發未免有過中之差使其一不  
投好即才如孫吳皆加以不韙之名立賈竒禍夫將亦  
人耳中才者多遜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極少幾何而  
不為習好所移乎其在東南也凡所以取材于武弁者  
俗尚循雅叱見武戇必其義冠博帶高談濶論繪文賦  
詩談舌之輩下之得于觀感以為不如此不足以希世  
而竊名位其于行伍分數刑名法令姑視為贅疣而已  
且凡用兵之地多事之秋乏材之時或用其一長或怨

其任怨稍稍聽其展布一事甫竣前勞盡忘舊怨早起  
督過者紛紛修復日前之恨或謂不合時格或謂今得  
反之惟恐棄之不速為吾俎豆之恥嗚呼得人以強吾  
疆事公心于君父者可若此乎是則不在將而在將將  
者之責也

練兵雜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練兵雜紀卷二

明 戚繼光 撰

儲練通論

一原軍禮夫軍中可使必鬪者軍禮也軍禮者名分也  
兵法鬪衆如鬪寡刑名是也意正在此彼臨敵用命  
係于平日有禮禮不可踰閑則知死長苟事急布惠  
當陣殺人皆無救于成事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如驅

羣羊驅而往驅而來皆平日之威儀習之有素故也  
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寬縱蓋由上人視此為不急之  
務加以頭目慾多無剛和光延日而不任怨軍禮之  
不興也久矣禮不興則名分不正名分不正則履加  
于冠上太阿倒持臂豈能使指哉為今之法宜將士  
衆編伍既成申令再三期集于場主將臨之務使小  
卒跪聽隊長約束惟言是行少有犯者即得以徑行  
網打重則貫割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網

打而後與究其理惟有侵尅一節不在禁例牽引侵尅以圖害本管隊長者約以軍法隊下卒人犯科隊長同夥咸抵于罪若隊長之臨士卒亦必盡其同甘共苦之情其責隊長之承哨長亦如之哨長之承哨官亦如之哨官之承把總亦如之把總之承偏裨亦如之如是而威儀名分既明于夙一旦臨壘偏將于把總把總于哨官哨官于哨長哨長于隊長隊長于士卒皆舉手而揮驅而往驅而來孰不從命少有玩

者一怒而三軍懼凡各相上一等者倡之總不敢棄  
偏裨哨不敢棄總隊不敢棄哨卒不敢棄隊不惟不  
敢棄且不忍棄焉指之令于臂臂之令于身行之有  
素習成自然軍禮之關于鬪豈不切哉

一原用人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誠偽難知如深淵求  
珠兵法雖云使詐使愚酒色財氣之人皆在不棄彼  
前項之徒只可使于一時一事因其所迷而激之為  
我盡一藝之力則可也若夫寄一旅之衆當疆場之

責有死生利害之相加有錢穀給散之相近有患難  
艱苦之共嘗齊一行伍之耳目感召烏合之人心使  
之赴湯蹈火從吾所願豈貪詐奸愚足以當之哉故  
用領兵之人寧過于誠實北方所謂老實南方所謂  
獸氣是也彼伶俐之徒平日只顧身家而急所事明  
恃其才足以庇緩急至於枹鼓之間先看得利害分  
明恃能顛倒是非必不用命前列我之感召不能化  
之我之號令不能信之而在我駕馭之道窮而滯矣

誠實之人感恩而不忍負畏威則不敢負雖才有不逮而疵瑕不忍遮掩則吾耳目不眩于是非然又有一等衝鋒陷陣之徒而不堪于管練統馭者又有一等調度知方之徒而膽力不堪衝鋒率衆者于此處之盡其道而使偏于勇力者可以將兵偏于調度者可以衝鋒是誠在我良工之心苦矣哨官以上弓馬技藝皆其末節不足為輕重然亦須各有一藝然後仗此無恐庶可當先且平時教練頭目先知此藝之

利病庶可以示人之習向苟不可得兼寧用有膽而無藝者然則貪詐愚不可用於統衆誠實足以付一軍似矣又何加焉必也奉主將之命寧使下怨而奉行惟謹不苟取士卒之財而與之同其甘苦畧知文字有志向上庶幾千人之將矣此所謂幹實事之人也幹實事之人臨陣而不捫命率衆者有之矣奸詐伶俐之人驅以死敵者未之有也

一原性氣夫人之生稟天地之靈天地有南北寒暖之

殊故人稟有強弱直詐智愚之別南北之不可同若  
天地之寒暖不能一也江以北大端氣浮而輕躁易  
挫而難振此蓋一時迫切之浮氣非真勇氣也似當  
先挫抑其浮氣發其真勇南兵氣雖平和而慮周多  
虛激之氣而無刎頸決腹之志似當掃其虛氣作其  
真勇教馭之方亦自不同大抵江北土平水少兵法  
所謂十步當一騎正其地也當重騎兵然騎兵不便  
短戰倭銳可以遠及因騎形之大猶易中傷步騎必

須兼用但騎不可逼步之後步若教練未信亦不可使當騎之前騎旁攻而步正出或者其可乎騎于弓矢之外可用毒弩平野之地衡騎散列直衝賊營以毒弩射之尤非弓矢所能比也步兵乘險打銃而揉之以騎亦無不可雖然臨機應變因敵易形又在主將不能逆覩也

一原感召夫民心至愚而神無令之政不誅之威畫地而守不賞而勸貴賤異養尊卑異位豈盡是智力所

能驅之哉然古今人無賢智自王侯以至于庶人有同焉者昭然而不昧也惟盡我之所與行伍同者而行伍以同應之彼亦自不能知故立得腳根定蹈水火而不辭凡為主將者主將非大將之謂也一隊之中隊長為主將一哨之中哨長為主將以上倣此至誠待下平居之時視其疾病察其好惡實心愛之真如父子一家又諄諄忠義之辭感召乎衆入操之時虛心公忿犯必不赦至親不私必信必果出征之日

同其甘苦身先矢石臨財之際均分義讓如此則無  
愆無愆則剛明正直足以使人下卒雖愚昕夕得于  
觀感義愛蓄于平時奮氣發于臨用將見利之而不  
庸殺之而不怨心威于性命輕于感形威于法而油  
然莫知其使之者矣但將士色貨之驅鮮能自振自  
立必吾上人諄諄教導嚴切察訪隨過曲防以納于  
軌不可化誨者嚴以重刑加以連坐萬人一心所向  
無敵不在茲乎

一原信夫人無信不立而軍中之信猶如冬之裘夏之葛不可一時缺者夫子曰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當今之時天下之政載諸條例頒諸陳奏充棟累牘集案盈几皆通變宜民致治之言也朝行暮輟而曾無一補于治者不信之故耳如今之官府告示張掛通衢大字招揭可謂信令矣而舉目一看者誰何良由官府不行督察之令小民習為故事如此則雖日出以示何益哉苟著實舉而行之如有司官只一牧字

有餘用矣兵中號令更不可一字苟且凡集烏合之  
兵行伍既就首閱體統以正軍禮軍禮不肅者有誅  
軍禮既正在南則紀效新書在北則練兵實紀擇其  
第一當習者人各一本每入教場先令每隊中識字  
者一人讀與衆聽日限若干抽兵考背書聲徹外至  
有兵人苦之曰我輩能讀書必去考做秀才不來當  
兵矣此豈得已哉人心既苦則又從而解諭之使知  
當習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之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

之令也于是再約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怠事者有誅  
歲月之餘習久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謂節制之師是  
之謂人自為戰今人之談兵者却以不用節制野戰  
向敵人出已意謂之人自為戰謬矣謬矣是故行之  
而必察察之而必行操簡馭繁統萬如一信于先而  
用于後故未戰而廟筭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  
子以果居中誠能著實用力于此二字庶幾乎節制  
之師

一原教夫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于適用人之作用不同而同歸于得士心是在吾因材造就無一毫預于已耳聖門七十子問政問孝吾夫子應之未嘗有同語各因其未及而發之也未及者既至其于已至者皆同矣敢以敝營一二實事為對如一把總平日優禮于頭目而嚴察于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輕處恩必遍及有當治以法者必多責成頭目如一把總平日寬愛兵卒而操切頭目凡是營之兵犯必重處威

必全加及有當連坐以法者必量貸之其有優于調度而短于衝鋒者委司策應必佐之以強兵勇士其有優于膽勇而短于調度者委司前行必付以伶便之佐授以不移之令其皆因材而加造就無分智勇盡可收功實不容一毫已意為之增損也由總而馭哨官哨官而馭哨隊長隊長于十人之中亦當因平素十人性稟何如人人異應如勇者勸之合十人以為勇不可獨恃其勇勇者未必皆被害曉之義命以

作其勇之類務使十人各奮其所長而改其所短破其所疑此須主將諄諄面誨刊刻遍及懸以賞罰不時抽查所謂比及三年有勇知方此其知方之教乎一原羣藝旗鼓營陳夫羣藝旗鼓營陳之于軍中猶人身之手足五官也手足痿痺五官病廢固不足以為人然元氣腹心實非手足五官所能攝至使手能舞足能蹈目能視耳能聽鼻能聞口能言各効用而盡職者元氣腹心之事也元氣腹心總統萬事其在兵

中于本體則感召之道于效驗則為立得脚根定雖然技藝不精以卒予敵旗鼓不明是為浪戰小陳不整節制何居又皆必不可缺而亦不可獨恃者耳

一原練兵夫器械不習與赤手同教習之道須先重師禮古云師道立而善人多教師之類于位甚卑然在兵卒之間即師傳之尊也兵卒素未習藝者不知藝之可好畧聞外習者心中有物而不化自恃舊習以為佳技師道不立則言不信教之不遵學之不習習

而不悅師道廢而教無成矣湏于兵卒間隆以師禮  
付以便宜凡兵士之不聽教者得徑行責治稟官示  
以軍法將士頭目皆習其業小卒相視而謂曰其尊  
者信之如此吾輩當何如耶如此師教行習服速矣  
但教師之類皆血氣小人一技在身如藏至寶便不  
肯盡其法以誨人且或需索供養以厚薄為是非如  
此卒心不服習藝復為虛文故不假之師權則教習  
不行若假之師權則分外生事在吾善操其駕馭之

柄而已

一原火器夫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是火器之濟于戰陣久矣但今之制火器者類愈多而愈無實用火器者失法而每以自悞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湏兵士立得脚根定則拽柴可以敗荆况精器乎諸器之中鳥銃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大砲火箭鳥銃皆為

利器餘則只可施于舟師守城頗同而非陸戰所宜也前項火器往往打放無節賊未至而打放已盡賊既至而空手無可打放者其弊在于場操時不曾照臨陣實演及至對陣時頭目不在前列火器之兵信不過殺手立得脚根定中軍復無主令以為火器之放止耳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短用業已載之新書惟是平時即以草人約臨陣打放步數教之如對敵及臨敵之際用之則如在場叮嚀聽中軍何令方

才打放先者有誅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

二原火器夫北方之火器惟有夾把鎗快鎗神鎗佛郎機碗口銃大小將軍等項種色尚多就中夾把鎗之制即快鎗也但多一鐵把以備急時充鐵棍之用耳緣所製之人洞曉此中病痛者既少而又非任怨任真之心不過捲成鐵筒而已腹內未曾用鋼鑽鑽光以致鉛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銃身單捲成器時有

炸損人手不敢托架于前却以雙手把持柄後又用一手點火試以藥力既可炸損鐵銃豈兩手之力所能擊禦火未出而手先動銃已歪斜鉛子何由得準又軍士不知放法官給鉛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銃腹大火藥先鉛子而泄則鉛子無力何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而有力為其銃身長腹內光圓均直鉛子與銃口腹相合火氣不泄之故也藥幾錢則鉛子幾錢重子重藥少

則無力子輕藥多則子燼子去多中而准者為其火發而銃不動也火發而銃不動者為其一手把子銃前手在火藥之前銃不動則發必中銃腹長則子去必直後手不點火而以指發機則手嘗執銃而臨發穩正此鳥銃之所以為利器也此鳥銃之所以較中雖弓矢弗如也此鳥銃之所以洞重鎧而無堅可禦也馬上步下惟鳥銃為利器其車上守城必用佛郎機今之佛郎機鑄造失法甚有母銃口大子銃口小

欲將鉛子如母銃之口則小銃之力不能發蓋機銃子母為二子銃口邊有隙瀉火氣火氣常弱也如照子銃製子則子小母銃腹大藥氣先出子必滾落即發去亦不遠不中又子銃之口多與母銃口不合藥發則火氣激回于後不復俱送子向前裝放之法又每以土石實子銃或用木馬而浮鉛子于面以輕激重必不能遠求其善用必將母銃口鑄與子銃口合子銃須深銜于母銃之間放法將鉛子務與子銃口

一半相合用凹心鐵送入子銃腹內不用木馬此  
郎機之妙用也碗口砲腹小口大項短藥少子重發  
出無力不堪用如用之必須腹長三尺以上而鉛子  
合口送至腹底發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可備  
一位以防要路大勢冲突之寇今取名虎蹲砲即是  
又神鎗國初之製有木箭體輕而火力急斯箭發多  
番跌有鏃向內而尾擊物者且遲鈍費工臨陣不過  
一二發而已大小將軍不可行用只可守城而每遇

試放多炸破傷人者放之無法也因用藥太多土石  
築之將藥築實內無轉力遂乃橫攻今須用藥僅約  
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三寸下至腹口虛其內四五寸  
使藥有轉旋之空上用一窩蜂大小子數百外用一  
合口大石子壓之若無大石子壓而激之口大如盂  
小子如粟出口便落不能遠中惟其腹之虛也故火  
發向虛處一攻而出則不橫及矣他如千里勝自發  
銃魚骨銃等項巧立名色逞意浪造皆不如式習之

苟精投石可勝用之不精雖多無益何況火器惟無惑于多端可也又其最利遠者其火箭乎利近者其噴筒乎以火箭言之頭須鋼鐵鋒須兩刃取刃自脊鏃長三寸中間以瘰矢與火筒輕重得宜鑽眼須直眼不直則發不正發准遠近以為高下自天而墜擾亂後隊著人馬皆洞燃攻火盡而後止以噴筒言之慢藥明火一具三子縛以藥線合口而入入須圓緊無破每子下用急藥子上用慢藥子發如星墜火出

成烟霧揚威驚馬近敵之具也

一原戰器夫今強敵之技遠惟弓矢近惟腰刀別有鐵  
鈎鎗乃乘吾陣亂而用之者弓矢射不能及遠僅可  
五十步使我兵敢于趨前擁鬪寇矢不過三發則短  
兵相接弓矢無用矣此無足畏也腰刀用于馬上前  
有馬頭馬頭已長于刀我兵步下列擁向前舉刃擊  
馬豈馬上之刀可以及吾身者由此言之彼無奇術  
矣而邊兵每每陷亂視之若神鬼出入此皆我兵之

拙也何以見之薊鎮之防九邊腹裏悉有入衛之兵  
俱屬本府過堂人馬器技俱經面閱而人計之我所  
恃以為勝而且利且遠可以代矢者謂非火器乎除  
大砲佛郎機碗口等銃已於原火器款內詳言矣鳥  
銃尚未傳至北方知用者少臨陣無有捍蔽銃盡發  
則難以更番分發則數少而不足以却聚隊手鎗打  
造腹口欠圓鉛子失制發之百無一中則火器不足  
以與彼矢敵矣況用器之術短不接長且如南方狼

土之兵土官軍令嚴重人人用命宜戰無不勝也初  
調殺倭每得一勝旋即敗衄何也所用皆長牌短刀  
而倭寇則以長鎗重矢此所謂短不接長及短刀相  
接刀法迥不如倭此所謂以不能而鬪能也余乃因  
蹶思便以敗求勝乃精放鳥銃之法以代矢矢不及  
銃步下短兵有若長鎗手握于根而倭則持鎗中截  
鎗法惟長彼一寸則必勝乃較倭長可五尺是倭鎗  
不足以敵吾之鎗矣狼筴鉞棍皆倍刀之長藤牌捍

身而進刀不可入是以幸而屢捷此後百戰未有一挫固中間感召之道立定脚根之效雖不全繫于器技匪此是又以袒裸搏虎不幾以卒予敵乎今之邊兵入衛兵火器既已如前不足恃而弓矢之外惟有短刀弓之勁既不如彼矢之利復不如彼臨時膽定力舒近發必中又不如彼及至近身彼在馬上我兵亦以馬交鋒則馬不如彼強刀不如彼利且軍士之刀平時砍木砍柴芒刃已喪白鐵尺餘僅有刀名即

謂之赤手可也如以步鬪彼在馬上我兵步下持二尺短刀欲仰逆馬首上砍彼頭雖倍兩刀之長亦不相及是今日所以禦敵之技件件短於彼件件不如敵而悉使彼得其長尚可以語戰乎今日之計以與戰言之必須各項器械各長彼一倍相持之勢各得便宜數倍庶可驅膽怯之卒不堅之陣而當强悍之敵也精利火器火箭烏銃噴筒則可以長于敵之矢矣長柄鉞可打可戳可以革刀步下仰戳則可及彼

面馬上則先加于刀夾刀棍可打可戳步下則可戳馬腹馬上足能敵刀洞甲則可長于敵之鈎刀矣中原之地兼防內盜賊可用長鎗與敵戰則長鎗難用何也敵馬萬衆齊衝勢如風雨而來鎗身細長惟有一戳彼衆馬一擁鎗便斷折是一鎗僅可傷一馬則不復可用矣惟有雙手長刀藤牌但北方無藤而以輕便木為之重不過十斤亦可用以牌蔽身牌內單刀滾去只是低頭砍馬足此步兵最利者也

一原用器夫長兵短用短兵長用此所謂勢險節短之法已火器火箭弓矢皆長兵也往往敵在數百步外即已打發及至敵近與大隊齊來却稱火藥放盡鉛子欠缺或再裝已遲每由此而敗緣其故在于場操素無號令以節制之臨時殺手立不定銃手居前列每陷于敵非此之用也今當先將銃手交與殺手臨陣放不如法違令先發徑聽殺手割耳回兵查無耳者斬銃手若亡殺手償命平日又操之以定令每于

報賊將近時銃手雖列于外專聽中軍號銃中軍主將自掌號銃看敵至五六十步中軍放號銃一箇向敵一面才許放銃分番如期每一長聲喇叭放一次看中軍放起火一枝方許一體放火箭如無號銃便敵到營下亦不許輕放若違令放銃打敵者即一銃打死二人亦以違令誅之如此而更番有法放銃必能打敵打敵必能多中敵亦不敢衝我矣此放火器第一要務也至于叉鉞鎗刀皆短器也何以長用鎗

必身法步法與手法並進而手握于根即如把舵使  
舟又必盡柄著手皆長用之妙也但平日在教場操  
時打鉞則把托穩定對把從容舞械則以單對單前  
無利害似謂習之已精已至矣臨敵之時若使仍是  
照前從容酬應如教場內比試一般不必十分武藝  
只學得三分亦可無敵奈每見敵時死生呼吸所繫  
面黃口乾手忙脚亂平日所學射法打法盡都忘了  
只有互相亂打已為好漢如用得平時一分武藝出

無有不勝用得二分出一可敵五用得五分出則無敵矣雖諺有云藝高人膽大殊為不然必須原是有膽之人習得好藝故膽益大無膽之人平日習得武藝十分精熟臨時手軟身顫舉藝不起任是如何教習亦不得膽之大也其火器猶為悞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銃而頭已回顧走路或忘入鉛子或下鉛子而後入藥或裝畢而滅其火繩或濕其藥線或自焚其藥十銃之中僅有四五銃發出四五之中僅

有一中為難矣此蓋愚劣于百敗之中百勝之際一  
一面見熟試而知之也難矣哉

一原將秘夫制勝之妙如珠轉圜將何有秘蓋有不可  
以言喻而可以意受者感召之道也忠誠惻怛實心  
實行艱苦居士之先便利居士之後知我士情使衆  
由之而不覺知敵虛實使衆蹈之而忘危驅萬人以  
意而不在于威刑之寬猛悅萬人以心而不在于財  
貨之重輕材有大小各適其宜佐之惟斷惟信無適

莫方體謂非秘哉

一原練兵分數軍禮節制之道居二十分之二次第連  
坐之法居二十分之二賞而當居二十分之二罰而  
當居二十分之二月糧得實惠明號令居二十分之  
一利軍火等器居二十分之一營陣得法居二十分  
之一將勇兵精居二十分之一此皆練士之一節也  
仍有五分則在使站得脚根定耳以前十五分皆為  
站得脚根之一事雖一事不能少而不足以該全體

所謂五分者實心任事至誠馭下同甘苦恤患難以  
感召為工夫使三軍心服恩威信于平日必至殺之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兵法所云令民與上同意論語  
云有勇知方孟子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  
兵其庶幾矣乎

一原器秘夫人無牙爪天設五兵長短相差新書已備  
言之但倭寇以必死為念且從童稚時即懸刀而習  
之法甚熟故利于短大端短不接長我兵必死之念

與習服之熟與倭遠甚故必多用長以制短此不易之論也兩長相對惟有法者勝兩法相同惟有膽者勝鴛鴦陣長短相差管見盡于此矣

一原戰秘夫戰之有秘者猶醫方之火候也方同而火候異則效有差等矣陣惟密比平原之法也凡臨陣時去數里地列陣湏一息而定列陣時勿使敵見尤妙列畢火器在前擡營而進或敵來衝我或列陣待我挨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中軍令齊發只有一次兵

士乘火烟如雲一齊擁進湏是飛走密布長器如蜂  
叢蟻附一齊擁上不可毫髮遲疑短兵救之無有不  
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烟之勢飛進之雄奪其心目  
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  
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

為軍務事照得各營路軍器什物甚多遇有損失如體  
恤軍貧盡為之官製則軍無責成愈不用心收拾如盡  
責軍賠則貧軍又無力能前除將各項器械于會計之

時已行三協督各將領從長計議分別某項官製遇有  
損失依法責治不令賠償某項初則官製一次以後損  
失自行賠補某項俱係各軍自辦並不官給議擬已定  
呈覆前來為照各器俱有官號字樣若遇不時損失官  
給者務要即時報官其官給一次者與自備者若有損  
壞各軍亦要即行自備完美每月一次類報本營各將  
領書填字號免其責打若大眾一同損失及出征用去  
者臨時另行通備或屬官帑或屬罰補不在此例擬合

通行遵照為此牌仰本官即便轉行所屬營路查照單  
開欸項傳諭各軍遇有損壞軍器應官製者即行報官  
呈請官銀修製應各軍賠補者各軍即行賠補永為定  
例各將領仍每月類報本府一次查考取各遵依繳查  
毋得違玩未便

計開車馬步器具

一盔甲

臂手

鈎鎗

銳鈚

夾刀

鴨嘴棍

大棒

長刀

藤木牌

狼筈

腰刀

大將軍

虎蹲砲

快鎗

鳥銃

提砲

皮篋

鑼鍋

鑼鼓旗

狼機

圍幔

以上俱千重大之器遇有損壞應該修整從  
宜估明請給官銀買辦工料修造如無故損  
失者若責本軍自賠不惟造不如法而工費

頗多軍力不貲又非市集易買可得之物相應責令損失之人賠辦物料聽該管官呈報本將官處責令官匠造補若極貧無出者重加責治以示其懲官為之處願自納價者俱免責

一鐵門

鐵錘

鐵剪

鐵錐

藥匙

鐵送子

擗杖

錫釐

火繩

木槲

車騾鞍屉

繩索

木枕

木狼頭

馱架

油簍罩

木桶

柳筐

火鐮石

鉛子模

木馬子

鐵鑊鉞

以上器具遇有損壞應行官給一次以後遇

有損壞所費工料不多軍力可辦應該本軍

照式賠修

一 鞵帶

椰瓢

解手刀

弓

箭

弦

撒袋

火線

子藥袋

藥管

火線筒

銃套

燈籠

水袋

馬鞍仗

夾板

料兜

繩絆

釘鋸

解錐

草鏹

鞵鞋

號衣

大帽

石子

鐵斧

以上器具俱應各軍自辦

練兵雜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練兵雜紀卷三

明 戚繼光 撰

將官到任寶鑑

將者三軍司命惟悔吝固人事所召然時日吉凶所以定衆志而作氣擬之他任不同今將緊要應驗用忌日辰開略于左

道藏經論本命支干對冲凡上官赴任移居入宅嫁

娶出行修作一應等事先看作主之人本命無犯冲  
尅然後選用今人但求日吉而不知本命冲尅所犯  
是宜詳察

甲子生對戊午庚午 甲戌生對戊辰庚辰

甲申生對庚寅戊寅 甲午生對庚子戊子

甲辰生對庚戌戊戌 甲寅生對戊申庚申

乙丑生對己未辛未 乙亥生對己巳辛巳

乙酉生對己卯辛卯 乙未生對己丑辛丑

乙巳生對己亥辛亥

己卯生對己酉辛酉

丙子戌子生對壬午

丙戌戌戌生對壬辰

丙申戌申生對壬寅

丙午戌午生對壬子

丙辰戌辰生對壬戌

丙寅戌寅生對壬申

丁丑己丑生對癸未

丁亥己亥生對癸巳

丁酉己酉生對癸卯

丁未己未生對癸丑

丁巳己巳生對癸亥

丁卯己卯生對癸酉

庚子生對甲午戊午

庚戌生對甲辰戊辰

庚申生對甲寅戌寅 庚午生對甲子戌子

庚辰生對甲戌戌戌 庚寅生對甲申戌申

辛丑生對丁未乙未 辛亥生對乙巳丁巳

辛酉生對乙卯丁卯 辛未生對乙丑丁丑

辛巳生對乙亥丁亥 辛卯生對乙酉丁酉

壬子生對丙午戌午 壬戌生對丙辰戌辰

壬申生對丙寅戌寅 壬午生對丙子戌子

壬辰生對丙戌戌戌 壬寅生對丙申戌申

癸丑生對丁未巳未 癸亥生對丁巳巳巳  
癸酉生對丁卯巳卯 癸未生對丁丑巳丑  
癸巳生對丁亥巳亥 癸卯生對丁酉巳酉  
紫微鸞駕帝星直日一應選用合得此日者百事大  
吉

玉皇帝星一名顯星

孟月 丙子壬子丁卯癸卯乙酉辛酉甲午  
仲月 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庚申

季月 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

天皇帝星一名曲星

孟月 丁丑癸丑甲辰戊辰丙戌壬戌乙未

仲月 丙子丁卯壬子癸丑乙酉辛酉甲午

季月 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

紫微帝星一名傳星

孟月 庚辰丙辰辛未丁未戊戌己丑

仲夏 丙午庚午乙卯己卯戊子己酉

季月 戊寅甲寅己巳乙巳丁亥癸亥庚申

論上官赴任十二月吉日為上後通用日次之亦當兼  
盡

正月上官赴任丁卯庚午己卯壬午辛卯甲子癸卯  
丙午乙卯戊午

二月上官赴任甲戌丁丑甲申丁亥甲辰

三月上官赴任丙寅癸酉戊寅乙酉庚寅丁酉庚子  
壬寅己酉壬子甲寅辛酉

四月上官赴任庚午巳卯壬午巳丑甲午丙午戊

午

五月上官赴任丙寅戊辰戊寅丙戌戊戌丙辰

六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戊子庚子辛亥壬子甲

寅

七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壬子庚子戊子

八月上官赴任庚辰癸未庚寅庚戌

九月上官赴任庚午壬申乙亥巳卯甲申丁亥辛

卯丙申巳亥癸卯丙午戊申辛亥乙卯庚申癸亥

十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乙酉戊子庚子壬子

十一月上官赴任壬申甲申壬辰甲辰

十二月上官赴任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午庚申

四不祥日

上官初四不為祥 初七十六最堪傷

十九更兼二十八 凡人不信定遭殃

運好任中人馬死 改任終須有一場

若是寓官知此日 官陞職顯祿高強

給由考滿 致仕歸老同

宜黃道天恩要安天解益後續世生氣民日守日旺日  
復日

民日 春午夏酉秋子冬卯

守日 春酉夏子秋卯冬午

旺日 春寅卯夏巳午秋申酉冬亥子

復日 正卯二寅三丑四子五亥六戌七酉八申九

未十年十一巳十二辰

猖鬼敗亡日 丁卯戊辰壬辰戊寅辛巳戊子巳丑戊

戌己亥辛丑戊申庚戌辛亥戊午庚申壬戌 此

日已上上官赴任求名俱忌

論進呈策上書陳言叅官見貴

宜天恩黃道天德月德合黃道月空母倉又宜建除

滿定執成開日

求謀文書印信

宜天貴天恩天德合月德六合黃道吉慶福星貴人  
官印喜神左輔右弼 忌赤口大小空亡 已上  
俱可看後卷十二月黃道通用吉日選用則吉  
逐日黃道吉時用之亨通

子午日

子時月仙星福德星 丑時天德星寶光星  
卯時天開星少微星 午時日仙星鳳輦星

申時天貴星太乙星 酉時明輔星貴人星

丑未日

寅時月仙星福德星 卯時天德星寶光星

巳時天開星少微星 申時日仙星鳳輦星

戌時天貴星太乙星 亥時明輔星貴人星

寅申日

子時天貴星太乙星 丑時明輔星貴人星

辰時月仙星福德星 巳時天德星寶光星

未時天開星少微星 戌時日仙星鳳輦星

卯酉日

子時日仙星鳳輦星 寅時天貴星太乙星

午時月仙星福德星 未時天德星寶光星

卯時明輔星貴人星 酉時天開星少微星

辰戌日

寅時日仙星鳳輦星 辰時天貴星太乙星

巳時明輔星貴人星 申時月仙星福德星

酉時天德星寶光星 亥時天開星少微星

巳亥日

丑時天開星少微星 辰時日仙星鳳輦星

午時天貴星太乙星 未時明輔星貴人星

戌時月仙星福德星 亥時天德星寶光星

夫天時不足忌在盡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祿所謂人定亦能勝天陰陽時日何為者哉但吾輩武夫罔習吏事到任之初手足無措已失先後緩急之序故其設施顛

倒如向風理絲無怪其然予與諸將叨有一日之長師率之責乃撰其節要為到任寶鑑吾輩真肯信而行之決無不利凡我將領無論大小不拘邊腹地方奉有欽命推擢之日或生長此地或昔為屬伍日夕面見地方事宜似不必詢衆而後知也但一官自有一官之體或內而衙門之羣務或外而上司之新政便是舊遊終隔藩籬況曾未經其地者安得不為先事之圖乎悉當于未任之前于曾經彼地遊宦或士大夫或前官或聞知

彼中事情者先行多方諮訪其時人言尚公語云禮失  
求之野閭閻小人心無所為間訪一二謹慎知事之人  
亦無不可是我未至之先已得地方之情矣姑默存之  
未可就信履任之日見過官屬且勿輕論地方事情本  
日只了應酬雖對賀客亦勿論地方輕開此口左右便  
測我意向所在矣應報上司先具揭帖掾書左右和以  
遇之即有不是且勿分別可否惟存于心次日將衙門  
內要緊號簿文卷檢覽稍知大義三日行香禮畢投文

後且收在退居親行檢看稍知任內之畧乃將錢糧兵馬城池地里各文冊于案牘中擇出粗涉一過先取大數抄為手摺常在袖中應參上司則赴參見詢以職守兵邊之事只云某叨遇主司罔敢不竭力報國心雖切切振作練兵飭武釐弊興廢以保地方但初至未諳容回任事事講求應該自行者不敢遲怠應該請詳者請詳遵奉第以設施之初人心未信不無耳目之異望主司姑為主持以需其後如果行不逮言甘辱明法倘設

施果合時宜果中利弊而人言市虎亦望主司堅執投  
杼之嫌以裨責成于終如此對之方見老成回任之日  
務信其言不止務信其言當終身以此言為鑒戒務副  
之于其行尋當巡行境內每到一城先將城池形勢邊  
牆看過詳問四方險易建置始末保障緣由入衙門將  
地方父老迂入優以禮見問其弊病大率如係邊牆步  
步親行備問牆外所對何項夷人部落某處某年入犯  
因何失事因何成功夫前人之事業後人之龜鑑今當

如何庶可守固戰勝諮訪在心且勿就言方畧次則查  
點庫藏如神器則云庫在某處即親詣件件驗過某件  
某年造如何用見今堪否且待土人典守者言之勿出  
己意乃又卜日入操其軍馬逐名點看強弱器械堪否  
使地方形勢人情土俗軍馬強弱衙門利弊一一在我  
心中有如素遊之地乃先將極貧無告之軍查出優以  
言辭省其差役問其疾病次革科斂之弊次將衙門內  
役占賄賂之弊盡行痛革次為各軍清楚糧餉務得實

惠次將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親行存問其家式其門閭  
如此人心大定人人知我是為民之吏愛軍之將然後  
仍行擇訪名望才猷素重一方之人真心求教蓋彼于  
我初至之日未知我作用何如即有衷言未肯盡吐稍  
見我作用知為賢者必以佳言告我必以地方利弊宜  
軍宜民之畧導我凡有不忠之言偏袒之人自然不敢  
誑罔于我此後任我所為皆宜軍宜民之政也如有利  
弊所當興革事重而不可專者明白申報上司如力可

自舉者便宜行之凡有大事申報上司于文書之外仍  
附以揭帖備言其事之始末情節利害緣由上司無不  
聽允自此之後既得上司之歡心下人之悅服可謂盡  
善矣但人情難測患變無常又須日慎一日無敢少安  
在內地常若上司督責于上在邊方常如敵患臨前慎  
之又慎敬以勝怠如此戰勝守固完名全節為賢將為  
美官永無災患矣

一居官不難聽言為難聽言不難明察為難凡將官所

聽言係軍卒之利弊士氣之盛衰疆場之得失初任如前多方博問得言之後必俟經歷言合者信而無疑則即行之言不合者再以未任與初任所聞質之質之非利其為我言之人亦非也我則漸漸遠之而不用其言所言皆驗行之有益于地方則所言之人必心地光明識見高遠我則時時請教以匡不逮以聞所未聞又勿彰人耳目使言者獲謗百計投杼則我之好必不終善言不復入耳不忠之言必勝如此

而邪人日密所行日非矣鑒之鑒之

一一切軍馬錢糧強弱等第數目錢糧出入緣由邊塞  
城池地里形勢馭軍防邊方畧規則應興應革事宜  
一一于到任一月之內務要取勘明白畫圖貼說具  
一手冊隨身以便次第舉行上司詢問查取即以手  
摺擇出對答登報

一到任之後即置號簿所屬置簿赴比于我我亦自置  
一簿以比我應行及查掾書遲早以防奸弊凡要緊

者復密書一帖粘于暗室毋容人見及不急之務人  
不在意者每一月之內量記一二不時覺察之掾書  
將謂我為神明屬下將謂我為記事不忘自然警畏  
為官之道臣子之職鑒戒萬億亦不能盡第一緊要  
在練兵實紀一部盡之茲三言以蔽之曰勤敬廉



練兵雜紀卷三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練兵雜紀卷四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丁榮祚

編修<sub>臣</sub>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秦瀛

謄錄監生<sub>臣</sub>葉承基

欽定四庫全書

練兵雜紀卷四

明 戚繼光 撰

登壇口授

係副總兵李超胡守仁述

超守仁等猥以庸劣待罪薊鎮恒慚蚊負非宜深懼覆  
餗在疚入任以來仰奉督撫按關石畫總鎮司道軍機  
首興臺工以固天險並舉教練以振靡風邊習邊機雖  
頗有所聞見而動輒扼腕亦嘗竊為我總鎮兵主憂焉

至于超等鴻毛身命此不足計也時惟庚午夏六月諸  
邊新臺肇建過半乃奉制府會同撫院奏奉暫停以舉  
練事隨于六月下旬蒙兵主檄文奉行間竊惟是舉也  
往者總鎮臥治三屯諸路損益興革勢若秦越久矣所  
部獨三屯標下勇壯家丁約五千餘人能使軍容整治  
即為盡心厥職謂之上等品色矣超等忽奉前檄且喜  
且慮夫所喜者我兵主連橫十一路全鎮之力深得禦  
大敵之道矣所慮者諸將積習未可言轉而一二日登

壇口語期廖數十年來已成已信之痼疾不易易也迺  
于六月二十一日東路協守守仁西路協守超遵化標  
下遊擊孫朝梁張士義三屯標下遊擊史宸王通王撫  
民中軍都司謝惟能分守山海叅將管英石門寨叅將  
李珍臺頭營遊擊谷承功燕河營叅將史綱太平寨叅  
將羅端松棚谷遊擊張拱立馬蘭谷叅將楊鯉入衛固  
原遊擊劉葵延綏遊擊侯服遠其密雲標下叅將李如  
楨蔡勛遊擊王祿墻子嶺副總兵張臣曹家寨遊擊王

旌古北副總兵董一元石塘嶺叅將陳勛各以道遠西  
防緊要未至迺用提調等官張應時甯潮劉尚仁章延  
廩方相李天爵朱維藩等代及各將官部下中軍官管  
操書記掌號吹鼓手俱集三屯鎮城是日晨鼓戒嚴戎  
兵主肅整冠服盛列威儀陞帳啓轅門超等戎裝序秩趨  
跪敬謹謁畢退出更衣以入兵主迎至臺中延超守仁  
于庭內面北行揖禮西序立諸將簷下行兩跪禮兵主  
面南受之次各都司提調中軍等官叅畢閉門兵主乃

降容悅色揖超等以入止止堂南面坐超守仁垂坐僅  
去尺許諸將分序于東西坐超等之後次都司提調皆  
序坐次中軍等官立于東西壁下次旗牌管操書手掌  
號吹鼓手俱環侍於廳戶之外禮畢超等知兵主之誨  
必諄諄不止萬言恐其聽記弗明有孤登壇授受之盛  
舉也乃與守仁及各將領預擇聰慧書手各一人以從  
暗攜文房之具布于廳事西壁每書記一人記一句各  
分號編次週而復始是以兵主三日之訓辭雖不假思

索出諸口而無不中節其役夫之紀集亦不敢魯魚編  
既合而如出素成也坐頃天氣正暑諸將士汗下如雨  
莫敢有揮之者兵主出吳扇千百餘柄自超以至吹鼓  
手各給一把因命揮之以拂汗復出園中瓜獻者于超  
等各三葉士識而下各一葉兵主曰位有貴賤身無貴  
賤自兵主而下以至士識皆兩葉于是將士不覺棄執  
就涼目為異數食訖兵主屏氣澄慮良久諸將皆作兵  
主曰語長復坐曰諸君以今日共坐之處是何處耶衆

莫知意所在不敢對曰此非三間房子乃是一隻船且漏又當風波之中若睡的自睡坐的自坐讐人反目各不同心將船被風浪飄衝打破彼時無分賢愚無分恩讐言都是溺死遭此之際便是異心讐人既在一船說不得平日不相識說不得平日讐怨推此共患共難之心掌舵的掌舵掌繚的掌繚同心同力將此船撐過江海到了上岸時任從衆人各心各路分投而去也今要求漏船過得風浪却人人不齊心不共拚一箇死力那箇

人能免得去況諸君起于世豢者受國恩有年崛起布衣者榮耀逾分以職事言分當捨身以國法言勢當捨身姑且勿論本鎮曾聽人言武職兩手握著便益成功則顯親揚名加官進祿是一手握著便益也陣亡則蔭子立廟血食百世是又一手握著便益也是生得便益死亦得便益但本鎮見武職畢竟廟食者少下獄者多舍了便益以圖僥倖第不知五十年前將官陣亡之時同陣偷走者如今還在否諸將曰還有今日走回明日

死在家下者兵主曰死是免不得死只是多活幾日做了箇帶罪的鬼當時偷活在世誇他便益直到今日立廟祭祀天報忠臣子孫興旺還是誰便益諸將默然兵主乃更端諭曰夫九邊雖同為防敵惟薊鎮之事與八邊不同我先說薊鎮之形而後言將官之習比如宣大山陝無屬夷隅斷且地平無險可據蕃兵入犯無時數千亦入數百亦入甚至數十亦入將官隨有警報便就出去追剿緩急之際迅雷不及掩耳那得齊兵那得聚

衆故特有家丁之設所謂在精不在多與將官廝守一處人不離營馬不離鞍一聲炮響早已出門方才追得賊及又有偷馬打帳房之類平日邊檄得此功勞以為根基及遇大敵却稱衆寡不敵即厚顏無恥尚可保全身家薊鎮切近京師議論既多山川糾繆有險可守外有屬夷限隔使我一籌莫展于平時無零賊敢入使我無根基可立于夙昔即有技能無處可試三五年才一犯每犯必東西合勢而來動稱十數萬邊外延長百

餘里或以頭為尾以尾為頭分攻聚突必有一處潰入  
入則又以精兵剗營自固彼知勤王之師不日輻輳自  
入至出多不過十日此薊鎮之形也吾薊將士平日既  
無寸功可保臨大舉時便稱衆寡不敵惟以家丁數百  
窺伺零星即殺數級豈能掩罪甚至無零可剗却將平  
民被擄亡兵割他死頭來報功希以免罪甚至說謊反  
叨賞譽試以今日言之說謊難行偽首級不准倘零功  
不多倘無零功而彼寇自入至出全不見面總不一交

鋒可乎諸將對曰決了不得兵主曰既知了不得如何  
不講戰夫諸君所以不講戰者病在理欲不並立實事  
與虛套不同行因有虛套行得慣故不講戰諸將平日  
尚怕督撫若總鎮操守清嚴也畧怕他到了報賊時便  
不怕總兵了蓋知兵馬由不得總兵調度政出多門故  
也及至敵入之時督撫也不怕即有小過料督撫拘泥  
舊套恐有臨敵易將利害必然姑容且總兵不惟不能  
做主將更為諸將所執拗甲曰左乙曰右嗷嗷衆口以

致主將無所適從其故為何蓋逆知賊未出邊錦衣官  
校至矣督撫總兵或亡于陣或逮入京其時誰與他算  
帳欲便追論諸將之失誰復聽之既而代任上司又不  
惟不行查究乃預為已地且益加優言冀其感我必然  
盡力于我殊不知奸猾之徒騙過了多少上司此諸將  
所以不用命者有所恃也又將官調赴隨征之日本官  
未起程先差人分布於入京道路及兵部門首內府諸  
處計約某日可追及賊不待報至便紛紛揚言曰某將

官追上賊了殊不知三千軍內還有二三百到還有相  
去一二百里者誰為查究還未見賊及約期將近又是  
前項之人各處稱揚曰某官如何被圍如何砍殺其欲  
妬人之功報已之怨者則曰某官在某處割營如何不  
救尋曰本官如何殺砍突圍而出矣甚至喧動聖明至  
有王全斌之賜彼人此路既熟決可僥倖復肯出死力  
耶平日結識此套不知用了多少心機費了多少金銀  
又肯捨死邪諸君多係西將率以家丁為利器決不可

以此視薊鎮也家丁之召本為軍士氣弱散守地方倏然零賊入犯一時軍士呼集不前而將官當鋒必得親養恩深之人相救相護今諸將每人統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將將此二三千衆教練精強又召家丁二三百厚養以充先鋒今却顧此遺彼愛小失大就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作家丁養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盡失部下二三千軍之心以有用之軍置之不用之地是費朝廷二二三

千軍士之糧餉而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為求精適致冗費本為求多反以致寡既視二三千為冗數又視之為必不可練用如是而廝役益多益快其欲諸將又且利於此習於此偷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為制敵之長策及至大舉而入便謂此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凡能神出鬼沒偷竊零騎挑壕自固便是好漢此牢不可破之習也其在薊鎮將士又以大兵每犯無敵積威所刦亦謂決不可論戰本鎮試為言之若謂戰為容

易固屬欺人但勁敵曾來亦未嘗不敗苻堅六十萬晉  
謝玄以八萬敗之烏珠拐子馬岳飛以五百人敗之漢  
武帝時用衛青霍去病掃空王幕我太祖用中山武寧  
王等盡驅元兵於沙漠恢復中原此亦為必不可戰勝  
乎抑還可戰勝乎衛青霍去病謝玄岳飛中山武寧王  
抑神仙乎抑是我輩之人乎薊鎮必是大舉必要大戰  
大戰之道在我必要合十一路全鎮之兵合衆人之心  
為一心合衆人之力為一體除合衆人之心力另說且

欽定四庫全書

經子類編  
卷四

以欲圖大戰試問諸君夫大戰之道有三有筭定戰有捨命戰有糊塗戰何謂筭定戰得筭多得筭少是也何謂捨命戰但云我破着一腔血報朝廷敵來只是向前便了却將行伍等項平日通不知整飭是也何謂糊塗戰不知彼不知己是也兵法多筭勝就與諸君今日在此筭之彼兵惟以弓矢為強我也是弓矢況又不如他便射得他一百人死他也射得我七八十箇官軍死彼近身惟有馬上短刀鉤子我也只有短刀況不如他兩

刀相砍我砍殺他一百他也砍殺我七八十我砍他一  
百他不退動他砍我十箇我軍便走了彼以一人而騎  
牽三四箇馬且馬又是經年不騎喂息脹壯我馬每軍  
一匹平日差使羸瘦臨時只馱送盔甲與軍之本身也  
不能若與他馬對衝萬無勝理如下馬地鬪能捨命頂  
當須要盔甲今我之盔甲外面新表可觀內裏鐵葉一  
片數箇眼鏽爛惟存鐵形還是好的其空落如篩子一  
般彼射可透刀砍可破是盔甲也不如他惟有火器是

我所長但火器又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每面只得六百桿況一營決無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為繼只得分為五班每班不足百桿臨陣之際死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黃口乾心慌手顫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銃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鉛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臨時有裝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放時流出者有將藥線撚不得入用指

引唾而撚者有將火線滅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準潤濕不燃者又有四十餘桿得中者不過二十桿內有中其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他死其中他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敵數千人衝來豈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是如今我與諸君還未出門還未殺賊先已算輸了件件不如他件件殺不得他明日有兵來却要昧着心腸糊塗與列位去上陣取勝列位以為何如天下道理只有平日件

件算勝他件件強如他到了臨時尚不知地利敵情何如戰不勝者有之今却一件不經心只圖獨力靠天世間無此用兵之理無有不較多寡憑天之勝諸君今日出去可用心思想明日來件件細答我今且以利害為諸君告之彼若進入內地自入至出必然要堂堂正正血戰一場必有數千真正功級方可塞責若不及此決是大家棄了身命死于戰場以報國恩諸君就要偷生本鎮決無生回之理我猶可也今之軍門撫院志存報

主心在死綏諸君若不信我與軍門周旋兵間十五年與軍門平日臨陣只是單騎為諸君先軍門生平抱負志念我所深知若不能以功報國決是成仁取義斷不為簿吏所辱曾諭本鎮曰這箇面皮進不得城撫院同體軍門者也彼時司道等衙門孰敢不從督撫而往督撫司道在軍就是紀功之人我不慮功賞不明我只慮諸君平日套子無處使平日怯懦者無處躲軍法在前無可遮飾且如往日調兵火牌軍門只是開云星夜隨敵向往

將官恐誤限期軍法嚴重初出擇其壯馬健軍三千之中不過二千餘名以往飯不及炊電奔星馳一晝夜便走二三百里再不管行伍何如軍士有無隨上何如一日之內沿途疲人倦馬已少了一半再日又少了一半及至到彼所多不過二三百便稱某人已追上了其果殺敵與否又做支吾軍門各上司亦不查本官有多少兵多少到如此即使全鎮十一路主客將官二十餘員不過五千人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是以只挑

壕自守如今題奉欽依定有限期限外不到失事罪及  
本官限內不到已開槩累之誣所定援兵俱係三分中  
選二又以一分臨時聽將官自備沿途疲乏補數到了  
戰所必尋主將箇箇軍定要于正行之間設法見數彼  
時所到不齊復有何說又往日因無行伍因無分辨某  
營因無左右前後營陣故到箇地方任諸將各擇便地  
各自為家以故對面視其危亡而不救甚至坑陷主將  
而不顧今以十路分東西各五路主客援兵務各合一

營每營有定就方色旗號譬如遠遠但見一片白自東而來便知某營約到主將處某方屬白便向某方安營一箇亂不得一尺好地形揀不得又若某營前進奮勇本營旗號一色不待本營報來便知是某將軍馬若一齊退走了但望見一片某色旗便知是某將先走又上陣之時本鎮當中諸將人各為一頭將官家丁在前軍士鴈行于左右俱看本鎮高招但有退縮者只將將官預令旗牌伺候徑聽綁來此時那得工夫細打只是一

馬馱送車營督撫所在之處任你如何辯解就着同營  
一將代管其衆所以每援兵一技必設主客將官二三  
員正為臨時拿了一箇就有一箇代替再說不得臨敵  
易將的話了其廣布流言說謊京要一節凡遇敵入之時  
一切將官只報總兵各道轉報軍門撫按並不許差一  
人入京亂報一面預請各衙門差人于沿京大小路并  
九門兵部門首訪候但有前項之徒即行拿住本官後  
日便有功亦從減論又往往朝廷法度只行于督撫總

兵蓋朝廷之上總其大綱將將之法要當如此偏裨而下  
每每好了多少說謊的人守邊不固退縮先走畏避之  
徒每每漏網總鎮陣亡與諸將若無干預何曾連坐一  
人至于部下軍士曾來未見賊後一行查究以此衆不  
用命本鎮今奉勅諭自副總兵以下抗違練兵便聽以  
軍法處治況臨陣乎我必先于練兵時一試之臨陣殺  
人知者怕不知者不怕倉皇之際也殺不得許多平時  
操練之時軍士不如法就是殺叅遊不如法就是網人

便曉得怕去年軍門做一本說的甚是利害直待有事時方上我也做一本在這裏也待有事時上都是諸將濫差人入京及一向不曾連坐好了偷生的苦了向前的言語反覆思維舊套用不得軍法決到身上無處推奸躲死故曰活人却走死路死人却走活路何也凡將士若肯將實心拿出愛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陣的心必思勝彼之法軍火器具件件用心精製將此性命捨着出來用心竭力愛惜光陰忙忙

整飾行伍倘得一日無事我且活一日一旦有事父母妻子身家各預打點停當出門便與他們永別了只做死的般看待方才得勝却又有功又得生回方是大家掙駕得這隻漏船過海這便是死人走活路若不如思量不是敗了被賊殺必是軍法殺了都是丟了生路却是自己尋着無救解的死路行也這便是活人走死路大都今日只是要轉移念頭改箇肚腸最為要緊諸將唯唯兵主又曰不獨望諸君信我而改圖還要部曲

信諸君而改圖不獨部曲信諸君而改圖還要士卒信部曲而改圖致此之效不獨我諄諄告諸君還望諸君以此諄諄告部曲部曲以此諄諄告士卒使上下同心人人知此箇箇改圖必須數萬人聯異為同聚少成多合寡為衆方為勝算諸將默然兵主曰無已還有一着頗省力諸將復請兵主曰薊鎮山川險阻守固最易若能守于牆上拒打敵回見有明例各陞世襲三級所謂重賞之下諸將曰然兵主曰奈何二十年來僅見一二次守固彼時想敵人適值大

欽定四庫全書

經兵部  
卷四

七

兵所集處是守之一策亦甚難憑必不敢信其決固也  
一將曰比如城在平地又四面受敵尚可守況邊牆在  
山上者乎兵主曰不然城小法令易及平地耳目相聞  
誰敢先走一城中家室所係誰忍先走出城之外再無  
保全身家之處何處可走又一塚數人官府多頭目聯  
束是以守而必固邊牆遠近高下十一路幾二千里雖  
有山險牆在高處不能得許多頭目節節而制之高山  
之上經過邊牆僅十里者山內遠行便有二三十里應

援之兵不可易及將官督察之時步行力有不及馬足不能登險輿乘又屬遲誤故將數十里之山付之軍士人自為守彼無身家在牆下彼無督責于牆上就使軍士用命射打敵兵死誰則知之即或先走誰則見之況邊牆高不過丈餘厚不過五尺彼衆數萬乘山梁之勢徑衝牆下矢如蝟集牆上即使數十軍一垛人相挨擠舉足跌落亦不能展手況以數軍孤立而當重敵勢已懸殊又望軍士用命于不賞不罰之地胡可得乎今來

既奉督撫肇建空心敵臺各騎牆相映軍士據臺為守  
正面可禦山梁擁衆之勢兩面可打拆牆之兵便是敵  
馬得向臺空拆牆而入兩臺上暗認酋首數銃齊發縱  
安灘把都兒土蠻辛愛等皆死于我空心臺銃石之下  
未可知也然欲致此之效必在練有節制使貴賤尊卑  
上下相維十人便有一隊長十人視隊長便畏如大將  
如此處處是有制之伍高山僻嶺儼如主將在上故人  
方用命所謂戰要練守亦要練戰勝之軍未有守不固

者況今臺座俱當馬衝垛上之軍皆臺上官目親臨屈指可計某軍有功某軍先走便可執簿而書之山下各路又設有遊兵專拿逃回先走之徒登時殺取首級懸示苟能守固所謂全軍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為第一着為最上策也兵主乃出節奉督撫方畧司道議擬者特集為二冊一曰明哨恐其為所襲也二曰暗哨又恐彼哨之截路也三曰架炮彼將到邊則賴之四曰烽火以便調度援兵五曰臺牆敵至下據臺乘牆而攻打之



也六曰關寨每防禦兵之後當防屬夷掩襲也于是逐句分讀字字講解與諸將士聽之其六項哨守教習詳細緣由別有守哨書冊載之茲不復贅講畢目視諸將諸將曰唯唯兵主乃作色曰唯唯者乃薊鎮之虛套諸將之痼習也其餘責躬之實全未全未試為諸將言之今日之事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與諸將共聚一堂開心見誠議論無慮數萬言只為改移痼習誓幹實事圖實戰實功以報國耳邇年薊鎮習為痼套凡上司有

言不論是否只是唯唯奉命甚至增美其說俗語云馬上房子亦曰馬上房子只是眼前奉承過去心中已不然其言才一出門便生訾議非笑凡有不利于已者不顧有無益于時事或為謠言或為異議或布諸京師或托諸親戚鄉達或鼓舞軍士訟告定使上司竟食成議曲從伊欲而後已也不要固守也不須練戰也不必精利器械只是苟圖安身得利一無所為束手享過太平日子縱他日十一路兵來不過止進一路知道由誰的

路分進來破着一箇頂缸只是將督撫總鎮捨赴朝廷  
法網便了為今之計利害責成我已說盡須將議論不  
便的事體直言無隱一一當面就說事必求可功必求  
成大家保全却不是好本鎮聞過如食飴二年以來諸  
將所知督撫愛才勇之將誠實之言任事之人無異子  
弟手足此套不除邊機如何得轉決無守固戰勝之理  
諸將于是始有以守方畧請者有以戰車方畧請者有  
以器具請者有以哨守請者雖言人人殊要之皆為守

戰實事圖也兵主隨問隨答或檢列督撫所示公移書  
劄與之講論再三各歸于守固戰勝諸將曉然而後已  
又無慮數百萬言時有向兵主言士卒之苦者兵主曰  
主兵月糧客兵行糧此國家兵食定制無敢議矣但在  
諸將隨事撫恤節省本鎮舊所炊薪皆派于近路諸軍  
今已之乃自遣家丁採用十二月除日薪之舉宅闔釜  
至夜始得薪至其他類此者多軍士雖不蒙惠亦盡吾  
心焉諸將曰如退匠役以歸伍減隨從以充戰革薪炭以

蘇軍諸將尺帛不敢及門此兵主之所以恤士也諸將雖不敏近日改轍效事者多矣上如督撫諄諄教戒無非欲諸將恤士耳但如月糧關給于二百里外撫賞官帑十不及一軍士每月身既修守復督採柴變價以充軍中之用且採柴惟二三處可貨深山窮谷孤寨寒村即有柴莫售雖設以採柴之名實扣月糧以充之每軍一月止得領銀一錢入已他如差使應付之繁難委吏之摧挫以禮貌恭敬為是非好惡不可枚舉兵主曰

守邊將士之苦恐諸將言尚未盡吾且盡吾心且以教  
練守戰為圖我若做得效堂堂正正戰殺一場盡得職  
分上項苦事本鎮保為諸將士轉移之若不能盡職不  
着實練兵殺賊臨陣走了死無葬身之地那時分文錢糧都  
是費了朝廷百姓的還敢說苦無別引他辭遮飾已過  
不覺日已晡後兵主乃命厨人具飧與諸將飯已薄暮  
諸將竟是鬱鬱而退是日登壇諭令禮畢次日方曦時  
兵主復陞帳諸將謁禮既竣登壇如昨諸將肅然兵主

問曰昨日所言多算之策諸君必有奇見何以教我諸將無可對兵主曰凡吾所以諄諄千言萬語無非要諸君改念拚捨一身實圖一戰非真驅將士數萬一刻而就死也此正所以為諸君與將士求生耳吾將士要保全功名性命正在此捨世間人處天下之變捨得是未有捨而不達者兵法云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置諸亡地而後存皆此意也敵馬遠來五十步內外不過弓箭射我我今有鳥銃快鎗火箭虎蹲砲佛郎機皆遠過木箭

狠過木箭中人多過木箭以此五種當他箭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彼馬近身惟有短刀長不過三尺我今有鈚棍長鎗鉤鎗大棒皆七八尺長兵法短不接長一寸長一寸強是亦得五件當他刀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彼以數萬之衆勢如山崩河決徑突我軍我有軍營軍有火器終日打放不乏不用挑壕而壕之險在我不用依城而城已在營要行則行欲止則止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彼衆人自為戰萬人齊力我以節制刑名使萬人齊力

使人不得不戰就中又伺其隙攻其惰就便益他許多  
了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又彼馬方來百餘里外節節險  
要云云此一算也係祕機超等不敢書兵主又曰凡我  
標兵先赴信地應援之時其各標下車營只可將鳥銃  
手調赴邊牆上將車于近便總路城池沿城為衛重器  
還宜在車城車相恃先保無虞若能禦拒敵回萬全之  
勝也萬一潰入車兵趨回附車馬兵馳回附營各路援  
兵見烽火傳至不待調遣馳赴主將合營舉衆迎敵中

間臨時方畧今雖口授諸君但變不可預圖諸將可得聞口不可得而傳也先是諸路所操尖夜步下聽調援兵但遇兵入某處各由沿邊來至云云此係秘機超等不敢書兵法乃擊其惰歸也車營在後督撫居之漸次前進本鎮與諸將云云此亦秘機超等不敢書若功不償恨還有某一着云云此亦秘機超等不敢書計凡五種方畧所謂多方以誤之必有一中大都用寡與用衆不同目今邊兵寡弱本鎮非不知在精強而不在多

也當道置將亦只要箇箇是孫吳箇箇能用寡但衆寡不同勢不在我而在彼彼入薊鎮動以十萬數薊鎮主客亦有十萬數非他鎮人少莫奈何之比即使隨機應變相敵治軍亦須五六萬之上兵到萬數以上就用不得雲散烏合之法就用不得將領家丁之套就要堂堂相遇就要以全取勝一些虧吃不得若用兩家相等伎倆決是不得便宜譬如彼以弓矢我亦用弓矢彼以短刀我亦用短刀彼以馬衆我亦以馬衆就先勝他畢竟

要敗何也器械軍馬相同須是對砍對殺交手方分勝負數萬之衆堂堂之戰豈是待交手之後方決勝負之物耶須是未戰已前件件算箇全勝使他寸刃不得傷我一交手便討他些便宜乃為用衆之道本鎮雖不敏然二十年前經歷薊鎮有日矣後十餘年于役東南之地血戰者無慮百數陣山川敵情伎倆雖有不同而兵家法理實無不類為今之筭譬彼以弓矢來我須使他弓矢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彼以刀來我先使他刀

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彼以馬衝來我先使他馬衝不得我動我先殺他件件事事皆如此是以一交手就勝衆力不屈衆勝不怯方才是堂堂用衆之道由此思之正吾所說以火器五種對弓矢一種以鈚棍五種對短刀一種以車營對衝馬等類是也又有人謂鈚棍等件太長使打不便者此非鈚棍之不便蓋人習之未熟用之未久不能與手相忘之故也況懸之馬上只見不堪用緣用一隻手照管馬轡只得一隻手用器械豈能

用數尺長鎗鉞棍重器戰打果是不便若雙手用器械  
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而已殊不知此皆步下所用  
之器只是借馬馱送甲冑軍身行路臨時必然下馬止  
好步下用到陣上你們只愁短不得長方知我言的是  
若平時將器具短小馬上一時圖奔馳便利到了臨時  
馬上又站不住還要下馬地列則向所執于馬上軍器  
又皆無用不與空手同乎爾多士思之思之但只肯真  
心實信收拾軍馬振作志氣臨時如我所云云未有不

勝是本鎮所以決逼諸君捨身拚死之因實為立功揚名之計到此地位是使諸君死乎是為諸君生乎是教諸君立功做豪傑乎兵主諭畢于是超等諸將豁然而歡躍然而喜咸有勇氣生于眉睫之間矣兵主復東西讓虛心遜語特請諸將教其所未逮復設案執筆凡諸將一言之善者皆錄之凡諸路一事之未修舉者皆錄之備次第興草時已逾午大雨如注兵主又曰連日與諸君所論雖俱軍中急務語夫合萬人為一心之本則

不在是焉適值大雨無他事可做試與諸君論練守戰之本本在何處以手指胷下曰在此內乃心也心之所應則志如木種入土雖兩甲之微有叅天合抱者有不滿拱把而萎者僅有丈尺無幾者其種已定即吾人志之已定也此志即是至誠誠至而才不能充即好種既播而地土不肥亦與常種同苟無誠心而聽諭萬言亦秋風過耳是亦鄙弱之種而望叅天之材者同班超志在萬里竟以三十六人而取西域三十六國古人無尺

寸之基皆能成大功今吾輩所將者見成軍馬十餘萬  
誅戮鞭撻莫敢不服此豈吾輩之長蓋仗朝廷紀綱持  
此忠義以號令三軍即令全鎮諸將不下班生三十六  
人之數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只要  
我們志堅種子好本鎮縱不才以位則為諸將之長以  
責則在諸將之先今日之事只是要信我之言無有不  
效若肯拚死決然得生不止得生決然立功兵主乃出  
自紀愚愚稿一冊逐章解示諸將盡皆談兵秘訣治心

做好人龜鑑諸將始帖服無敢他議日晡復留諸將飯畢將各路軍數取置于案諸將輪至案側命坐以本路實在軍數逐款詢于本將親為擬註先定墩臺烽火時得諸路廢弛狀有十餘里無一墩者烽火何以接傳于是擬定墩軍授以傳守之法再擬尖夜部伍練法分明哨暗哨架砲沿革次定有馬援兵不派臺堠而照信地專一應援遇急聽調次擬尖夜與幫尖夜團練步下聽調援兵次擬派牆堠之法前軍皆布守臺牆賊入乃調次

擬路將自練下軍專守臺牆而不聽調次餘數百以備  
老弱事故而仍派臺垛凡係雜差調取之數開除無遺  
諸將無不樂服復定十一路援兵向往方畧多屬秘機  
不可預泄使聞者超等不敢備書別有專行次日子教  
場設大宴日亭午兵主服錦臨席諸將接于臺下兵主  
舉酌授超守仁次諸將次提調皆四拜告超等曰今日  
疆場大事同舟患難盡以托諸將策效願行則公等皆  
麟閣凌煙之流策違願阻則吾等皆一時覆舟之鬼願

諸將勉之兵主南向中坐超守仁東西向與兵主位相近叅遊左右坐于廳內都司提調坐于簷外中軍官坐于臺下旗牌書記吹鼓手皆坐于旗鼓之下我兵主逐人視酒加以誨言畢各就次酒行優人扮三國傳兵主曰三人同心則能立國吾等三十人同心使不能報主不為三人愧乎繼出所獲倭夷盔甲鎗刀銃具之屬諸將觀之皆吐舌曰一向只說倭賊易殺如此觀之驍利當在今敵之上今只勢耳若論軍器十不當一方出新製禦

敵飛鎗之類諸將盡知為利器可恃又將各項新製軍器如快鎗如佛郎機如大刀如腰刀如長鎗如鉤鎗如火箭皆薊鎮所有而未精利雖多無裨實用者今製件件有法又如舊日毒虎大炮粗惡不堪打放須置于軍馬營壘數十步外今加以新法名為虎蹲即于行內可發其一切什物無物不備無物不精皆兵主件件手試以教諸將每路一副以為式委官分投處造我兵主每次召一將復于案側共酌以叙心曲存問家門事產為

子弟之慮亦無不至諸將無不願為國誓死者兵主乃再問于衆曰今番凡百節省軍士或可少蘇乎諸將又備陳軍士之苦兵主泣數行下至于諸將挫抑之狀乃自卑屈固無足訝但沿襲日久雖有豪傑亦不能一變而興起之兵主俛首歎息衆亦揮淚而已酒徹兵主率諸將西北向叩首而散次日兵主陞帳仍復如初諸將入謝兼辭歸信地兵主曰今日本鎮與諸君一以恩勝一以法勝一以信勝有請者曰蒙諭短不接長諸將鄙

愚思繹不得其旨乞再示兵主即于公堂命一官騎馬執刀自儀門馳道而前兵主自持軍士鎗迎之馬高三尺人在馬上亦三尺腰刀僅三尺馬頸且長三尺果不及兵主身而兵主鎗鋒已及馬腹人喉矣每一殺器如此試之諸將士謹誦踊躍以為賊必可殺超等又請曰初登壇日蒙諭萬人一心即大畧已逾萬言超等惑焉彼臨陣時數萬人一擁列陣向敵便退縮不齊臨陣亦斬不得許多若取先退縮者斬之兵衆喧亂塵土飄揚

必是敵逼身傷得兵着方纔退走比差人認得誰先走  
況所差之人既有敵逼身自家也要走躲矢石刀鎗還  
得工夫拿人便拿得一二不真正之人行法萬衆奔北  
拿與誰處本鎮曰此俱載于練兵條約內行且備矣諸  
君未之思耳本鎮試為諸君再論之自古及今大將所  
統動則數十萬若都臨陣來無箇法子管着如何用他  
若箇箇無有利害到身誰肯用命任你幾十萬人我所  
誅伐不過數人不怕你幾十萬不着緊此正節制云如

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萬以簡馭煩之法也所以今定援兵三千一營都是一色旗號譬如一色白旗為某營三部有中有左有右臨時遠望一片白色向前便知是某營衝鋒若少間一片白旗不分左右中一齊退走只拿本營內叅遊等將一二人來斬首示衆其餘再不問他了若是或左先動或右先動或中先動只拿該部千總來斬了別箇就不問他了超曰如此只處得一二箇人與衆人走的何

千兵王曰如前擡營而退必殺本營主將主將不敢走不敢走的必然陣亡陣亡了本營主將其中軍千總都拿來殺了中軍千總臨陣思量起就退走必問本營主將何在若見主將不走陣亡累他斬首中軍千把總就拚命護着主將站在陣上中軍千總與主將才四五箇人豈能支得敵兵決然陣亡其中軍部下雜流千總部下把總退時必看本管千總何在看得在陣上不走各思我們走了千總陣亡我把總決是諛償命尋思不如

死在陣上護着千總站住百總見把總不走但係本管  
下旗隊軍退走百總恐怕陣亡了把總償命護着把總  
站在陣上百總不走旗總怕陣亡了百總殺他旗總就  
不走了旗總不走隊總怕陣亡了旗總無功贖罪也是  
殺了必然護着旗總站在陣上隊總不走陣亡了只查  
隊下九箇兵殺了償命九箇兵若見隊總不動脚那敢  
先走如此推之便是三千人箇箇似刀在頭上箇箇似  
繩子縛住脚一節一節互相顧瞻連坐牽扯卻是那一

箇還好動的身卻不是萬人一心萬人齊力的妙方故兵法云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超曰弱者不得獨退是了強者不得獨進何也兵主曰此即是用衆抵當大敵之法數萬人併做一箇力氣一齊拚死當鋒故昔人稱撼山易撼岳家一箇軍難乃其明效大驗連日以來我的言語已說盡了我的心你們已看透了只是你們的心還不知怎麼樣你若肯用心聽只這幾日也殺了你不用心聽就畱你們住了一年與你們講了一

年有何用處大段如今事體我們受朝廷疆場重寄只  
是以死報朝廷此是千真萬真的念頭但只是這等徒  
死于國事無益不若死中求生這死中求生功夫全在  
萬人一心上如今敵來我有牆可據有臺可守哨探明  
號令明法度明牆上堵回此大功也萬一堵不住賊進  
了牆便要戰今較量他的手段伎倆我的器具法令件  
件已說過了今不重說只是要萬人一心萬人一心功  
夫雖多本鎮所說連坐亦是一件平日功夫有箇節要

只是聽信軍門撫院本鎮諸將號令便是且如道經佛法說天堂地獄說輪迴報應人便聽信他天下人走進廟裏的便怕他你們如今把我的號令當道經佛法一般聽信當輪迴報應一般懼怕人人遵守箇箇敬服這便是萬人一心了只如今說敵來定要與他戰戰不過便是死先年好走了如今沒處走走的拿來照前說連坐走也是死戰也是死只是死裏揀便益就有生路這萬人不一心不得勝他這便是地獄了這便是惡報了

你們如今真箇萬人一心敵來時一齊守務要守得住萬一進了一齊戰務要戰的他過我如今有這些勝他的器械何怕他大舉那時節殺退了兵成了功陞官蔭子這便是天堂了這便是善報了豈不是萬人一心報應你這教操的書記你極辛苦我自有重重的賞你你這鼓手不比常時的鼓手你要用心你一聲鼓幾萬人都要進一聲金幾萬人都要退這號令一些差不得你的干係非細你們這一回去只是要將說話傳與軍士

要人人信服要字字遵守萬人一心這便是報朝廷的  
大事今日薊鎮之事惟有堂堂決一大戰大戰之術只  
是萬人一心數萬人共為一死夫務使敵人大創彼一  
敗後便有十數年安十數年生養受用日後我們軍士  
皆過太平日子若是要學往年舊套不見敵面還思偷  
些零賊做功無功殺平民之頭充數決是成不的殺了  
被擄平民亡兵等各首級傷害天理絕滅子孫你我都  
在這刀尖上掙功名還好做沒天理的事我從軍門東

南經百戰全是靠天理報應故有今日今我寧以無功  
受戮決不聽你為此若是首功無有千數之多我決不  
與敵干休此所謂立志也我今只恐一時氣暮你們如  
日方升如川方至無志氣如何鼓動三軍言盡于此勉  
之勉之

練兵雜紀卷四